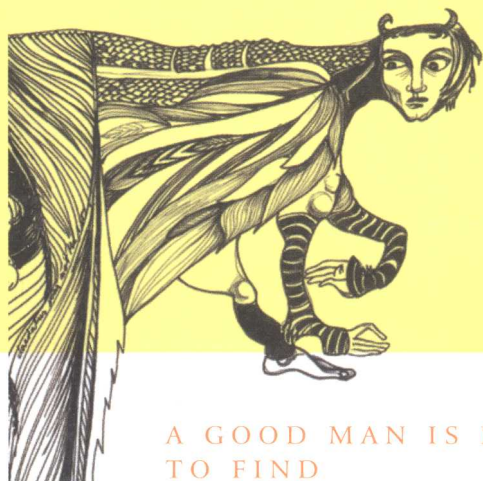


(美) 弗兰纳里·奥康纳 著
於梅 译



A GOOD MAN IS HARD
TO FIND

好人难寻

A GOOD MAN IS HARD
TO FIND

好人难寻

(美) 弗兰纳里·奥康纳 著
於梅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COLLECTED WORKS: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
BY FLANNERY O'CONNOR

©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
AGENCY(ILA)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0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:01-2009-937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人难寻 / (美)奥康纳著;於梅译.-2版.-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13.1
ISBN 978-7-5133-0975-2

I.①好… II.①奥…②於… III.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6484 号

好人难寻

(美)弗兰纳里·奥康纳 著 於梅译

策划编辑:瓦当
责任编辑:程鹃
责任印制:韦舰
装帧设计:天行健设计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出版人:谢刚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电话:010-88310888
传真:010-65270449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邮购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三河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
印张:9.25
字数:125千字
版次:2013年1月第二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
书号:ISBN 978-7-5133-0975-2
定价:28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 | 好人难寻 |
| 25 | 河 |
| 51 | 救人就是救自己 |
| 69 | 好运降临 |
| 89 | 圣灵所宿之处 |
| 109 | 人造黑人 |
| 137 | 火中之圈 |
| 165 | 临终遇敌 |
| 181 | 善良的乡下人 |
| 211 | 流离失所的人 |
| 267 | 附录：弗兰纳里·奥康纳年谱 |

好人难寻

老太太不肯去佛罗里达，她要去东田纳西见老熟人。她抓紧一切机会在柏利耳边喋喋不休，劝他改主意。柏利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是她的独生子。此刻柏利的屁股正搭着椅子边儿，俯身去看餐桌上杂志橙色版面的体育专栏。“柏利，你瞧，”她说，“你瞧瞧，你倒是读读看这个呀。”她站在柏利面前，一手叉在干瘦的胯上，一手在他秃脑门前哗啦啦晃着报纸。“这儿有个自诩与社会‘格格不入’的逃犯，刚从联邦监狱越狱，正向佛罗里达逃窜。你看看这里说的，他对那些人都干了些什么哟。你倒是看看哪。我是决不会把我的孩子们往那儿引的。要不我良心上怎么过得去啊？”

柏利不理她，仍旧埋头看杂志。她只好扭头去找孩子妈——一个穿便裤的年轻女人，脸盘子好似卷心菜一样宽，一

副无知单纯的样子。她头上扎一方绿头巾，头顶系了个结，活像一对兔耳朵，正坐在沙发上，喂一个小宝宝吃罐里的杏子。“孩子们去过佛罗里达啦，”老太太说，“你应该把他们往别处带带，他们才能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儿，才能长点儿见识。他们还从没去过东田纳西呢。”

孩子妈充耳不闻，八岁的小男孩约翰·韦斯利抢着应道：“你要是不想去佛罗里达，干吗不干脆在家里待着呢？”他身子粗壮，戴副眼镜，正和小女孩朱恩·斯塔一起坐在地上看滑稽小报。

“就是让她在家称王，她也不干，一天也不愿待在家里。”朱恩·斯塔一头黄毛，说话间头也不抬。

“啊，要是这个人，这个‘格格不入’捉住了你们，怎么办？”老太太问。

“我会扇他一耳光。”约翰·韦斯利说。

“给她一百万，她也不愿待在家里。”朱恩·斯塔说，“她怕吃亏。我们上哪儿，她都要跟去。”

“好了，大小姐，”老太太说，“下次你再求我给你卷头发的时候，你倒是试试看。”

朱恩·斯塔说自己天生就是卷发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太太第一个上了车，准备停当。她把一个大大的黑色旅行袋安置在角落里，看去像是河马的脑袋。旅行袋下还藏了个篮子，里面趴着只猫咪——皮迪·西恩。她可不愿让它独自在家待上三天，它会想死她的，也许还会不小心碰

动煤气开关，窒息而死。她儿子柏利肯定不愿带着一只猫进汽车旅馆。

她坐在后排中间，边上坐着约翰·韦斯利和朱恩·斯塔。柏利和孩子妈带着那个宝宝坐在前排。早上八点三刻，他们出发驶向亚特兰大城外，当时里程表的读数是55890。老太太记下了这个数字。她预备回来后再看一眼里程数，她觉得那一定会很有意思。二十分钟后他们驶入了市郊。

老太太脱下白布手套，和钱包一起放在后挡风玻璃前的架子上，舒舒服服地坐着。孩子妈还穿着那条便裤，头上也仍旧系着方绿头巾。老太太头戴一顶草编的海军蓝水手帽，帽檐上插着一束白紫罗兰，身穿一袭印有小白点的海军蓝连衣裙，领口袖口都滚着带花边的白色蝉翼纱，领口还特意别上了一枝布做的紫罗兰，里面暗藏着个香袋。万一发生车祸，她死在公路上，所有人都能一眼认出她是位有品位的太太。

她说她料到今天是个出行的好日子，不冷不热。她还提醒柏利，公路限速五十五英里，巡警藏在广告牌和小树丛背后，就等着你来不及减速时速你呢。对着沿途的诸般景色，她饶有兴趣地指指点点：这边的石山，那边公路两旁偶尔露出的蓝色花岗岩；这边斜坡上红得发亮的黏土，隐隐有紫色的条纹；那边的各种农作物，给大地镶上了一道道绿边……阳光下，树木遍体泛出银白色的光泽，最难看的那几株也闪闪发亮。孩子们在看漫画，孩子妈已经睡着了。

“我们快点穿过佐治亚，省得还要多瞅它两眼。”约翰·韦

斯利说。

“我要是个小男孩，”老太太说，“我就不会这么说我的家乡。田纳西是绵延的高山，佐治亚是一座座秀丽的小山。”

“田纳西穷山恶水，”约翰·韦斯利说，“佐治亚也是个烂地方。”

“说得对。”朱恩·斯塔附和道。

“我小的时候，”老太太交握着青筋暴突的干瘦手指说，“孩子们对家乡啦，父母啦，万事万物啦，都更加谦恭。那时候人人如此。哦，你们看，看那个黑小孩！好可爱！”她指着间棚屋前站着的一个黑人小孩说。“这不就是一幅画吗？”她问。大家都扭头去看后挡风玻璃外的那个黑孩子。他也冲他们挥了挥手。

“他没穿裤子。”朱恩·斯塔说。

“他可能根本就没裤子穿吧。”老太太解释说，“乡下的黑人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有的他们不一定有。要是我能画画，我一定把这幅画画下来。”

孩子们彼此交换了漫画书看。

老太太说自己可以帮忙抱抱娃娃，孩子妈把宝宝从前排递了过去。老太太把小孩儿放在膝上摇着，给他讲沿途的景物。她转着眼珠，噘着嘴，把那张皮革一样干瘦的脸贴在宝宝光滑柔嫩的小脸上。婴儿间或向她展现出一个恍惚的笑容。他们驶过了一大片棉花地，中间一圈篱笆围住五六个坟堆，好似一个小岛。“快看那片坟地啊，”老太太指着说，“那是个老宅的集

葬地。是种植园时代的事儿啦。”

“种植园在哪儿？”约翰·韦斯利问。

“随风而逝^①了，”老太太说，“哈哈。”

孩子们看完了手头所有的漫画书，打开饭盒吃起午饭来。老太太吃了块花生酱三明治，嚼了枚橄榄，看到孩子把盒子和纸巾往车窗外扔，她赶忙制止了。穷极无聊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做游戏。一人指着一片云让那两人猜它像什么。约翰·韦斯利指了指朵像牛的云，朱恩·斯塔说是牛，约翰·韦斯利说不是，是辆车。朱恩·斯塔说他耍滑头，两人就隔着老太太扭打起来。

老太太说，要是他们不闹的话，可以给他们讲个故事。她讲故事的时候，眼珠子骨碌碌乱转，摇头晃脑，就像是在演戏。她说，她做姑娘的时候，佐治亚贾斯珀的一位埃德加·阿特金斯·提加顿先生追她。她说，他长得很帅，是位绅士，还每周六下午都给她带个西瓜，上面刻着他名字的首字母缩写 E. A. T.。她说，哦，有那么个周六，提加顿先生照旧带了个西瓜，当时家里没人，他就把西瓜放在前廊上，驾着他那辆破车开回了贾斯珀。可她那次却没能吃上西瓜，她说，一个黑孩子看到瓜上那三个字母，就把瓜给吃了。这个故事让约翰·韦斯利乐得不行，他笑啊笑笑个不停，朱恩·斯塔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乐的。她说她决不会嫁给一个只在周六给她带西瓜的男人。老太太说，她倒是不介意嫁给提加顿先生，谁让他是位绅

① 随风而逝 (Gone With the Wind) 本为小说《飘》的英文书名，该书以种植园为背景。这里指种植园不复存在了。

士，而且在可口可乐的股票一上市时就屯了不少呢？她还说，他死了刚没几年，死时手上有一大笔钱。

他们在“尖塔”停下，那里卖烤肉三明治。“尖塔”坐落在蒂莫西郊外一块空地上，墙上粉着灰泥，木结构的框架，既是加油站又充作舞厅。老板是个胖子，叫瑞德·萨米·博兹，店里四处挂着牌子：“尝尝瑞德·萨米远近驰名的三明治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二家！乐呵呵的大胖小子。手艺没得说！瑞德·萨米时刻为您效劳！”同样的招牌在方圆几英里的公路上也随处可见。

瑞德·萨米正躺在“尖塔”外的空地上，脑袋伸进一辆卡车的底盘下。不远处有一株不高的楝树，树上拴着只一英尺高的灰猴，唧唧叫着，看到孩子从车里跳出来奔向它，赶忙回身上树，爬到最高的枝上去了。

“尖塔”里面是个昏暗而狭长的房间，一边是柜台，一边是几张餐桌，中间是舞池。大家在自动唱机边一张木板桌旁坐下，瑞德·萨米的大个子老婆过来等着他们点菜。她皮肤晒得黝黑，比头发和眼珠还要黑。孩子妈向唱机里投了枚硬币，点了一曲《田纳西华尔兹》，老太太说这曲子老让她忍不住脚痒。她问柏利可愿共舞，但他只干瞪着她，一言不发。她天生就快活，而他却不然，长途奔劳令他精神紧张。老太太的褐色眼睛闪闪发亮。她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，想象自己是在跳舞。朱恩·斯塔要求放首曲子，让她能跟着跳踢踏舞，孩子妈又投了枚硬币，点了首快曲风的。朱恩·斯塔走进舞池，跳起踢踏舞来，是她

常跳的那一支。

“真可爱啊。”瑞德·萨米的老婆倚在柜台上说，“你愿意做我的小女儿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一点儿也不愿意，”朱恩·斯塔说，“给我一百万，我也不要住在这么个鬼地方。”

“真可爱啊。”那个女人又说了一遍，客气地撇了撇嘴角。

“你还真不害臊。”老太太噓道。

瑞德·萨米走进来，让他老婆别在柜台上磨蹭，快去弄菜。他的卡其布裤子刚好拉到胯骨，上身穿件衬衫，肚子悬在中间，像袋饭食一样左右摇晃。他走过来挨着边上的桌子坐下了，半是叹气半是吆喝。“无奈啊，”他说，“无奈。”他拿一方灰手帕去擦红脸膛上的汗珠。“这年头都不知道该信谁，”他说，“我没说错吧？”

“人心不古啊。”老太太说。

“上星期来了俩家伙，”瑞德·萨米说，“开着辆克莱斯勒，是辆旧车烂车，可还能开，那俩年轻人瞧着挺正常，说是在厂里干活。你知道吗，后来我就让他们赊账加了油。我干吗要那么做呢？”

“因为你是个好人的！”老太太马上接口。

“嗯，太太，我觉得也是。”瑞德·萨米说，老太太的话似乎让他颇为感动。

他老婆同时端着五个盘子过来上菜，一手拿两个，还有一个搁在手臂上，愣是没用托盘。“上帝的这个青青世界，再也没

人能信得过了，”她说，“一个都找不出来，一个都找不出来啊。”她望着瑞德·萨米，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你们没读到逃犯的消息？那个越狱的‘格格不入’的人？”老太太问。

“他要是在这儿为非作歹，我一点儿都不奇怪，”那个女人说，“要是他知道这一带，他肯定会来。要是他知道钱柜里有两分钱，他肯定会……”

“行了，”瑞德·萨米说，“去给他们拿可口可乐。”那个女人出去端剩下的盘子了。

“好人难寻啊，”瑞德·萨米说，“日子越来越难过。我记得当年我们出门，门都不用上锁。现在可不成了哟。”

他和老太太聊着过去的好日子。老太太说她觉得这笔账都该算到欧洲人头上。她说，欧洲人那副急吼吼的样子，让人以为我们浑身上下都是钱。瑞德·萨米说，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，不过她说得完全正确。孩子们冲到外面炽热的阳光底下，去看亭亭如盖的楝树下那只猴子。它正忙着捉身上的跳蚤，捉到后用牙细细地咬，像在品味佳肴。

吃完饭，他们顶着午后炙热的阳光继续上路。老太太打着盹儿，隔几分钟就被自己的呼噜扰醒一下。快到图姆斯博鲁时，她又醒了，记起她年轻时候曾到过这附近一座古老的种植园。她说，屋子前面有六根白柱子，通往屋门前那条小路两旁种着橡树，小路两边有两座小小的木制凉亭，你和追你的人在园子里散完步，可以坐在那里歇会儿。她清楚地记得从哪条路那

么一拐就是这里。她知道柏利不愿浪费时间去看不一幢老屋，可她越说就越忍不住想去再看一眼，看看那两座一模一样的小凉亭是不是还在。“屋里有个暗格，”她狡黠地说，明知不是实话但又希望这话听上去千真万确，“相传谢尔曼^①来的时候，这家人把家里的银器都藏在了那里面，但从来没人找到过……”

“哦！”约翰·韦斯利说，“我们去看看！我们一定能把它们找出来。我们把每块木板都戳个洞，把它们找出来。谁住在里面？我们要从哪儿拐进去？嘿，爸爸，我们难道就不能在这里拐一下吗？”

“我们都没见过有暗格的屋子！”朱恩·斯塔扯着嗓子叫道，“我们去看看那个有暗格的屋子吧！嘿，爸爸，我们难道就不能去看看有暗格的屋子吗？”

“离这儿不远，我知道的，”老太太说，“二十分钟都要不了。”

柏利直视前方。他的下巴和马蹄铁一样硬。“不去。”他说。

孩子们开始大声抗议，尖着嗓子说要去看看有暗格的屋子。约翰·韦斯利伸脚去踢前排椅背，朱恩·斯塔则吊在她母亲的脖子上，在她耳边悲悲切切地哀鸣，说他们放假的时候也找不到乐子，他们的要求从来得不到满足。宝宝也哇哇大哭，约翰·韦斯利使出吃奶的劲儿去踢前排椅背，他父亲感到肾脏受到一次次撞击。

^① 谢尔曼（Sherman，1820—1891）美国内战时期的名将，曾火烧亚特兰大。

“够了！”他大吼一声，把车停到了路边，“你们能不能统统给我闭嘴？现在统统给我闭嘴。你们要是不闭嘴，我们哪儿都不去！”

“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一次难得的教育机会。”老太太嘀咕。

“好了，”柏利说，“给我听着：我们就只在这里绕一次。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”

“回头开上一英里，有条土路，从那儿拐进去，”老太太指着路，“刚刚经过的时候，我留意了一下。”

“一条土路？”柏利哼哼。

他们回头向土路进发，老太太又想起了屋子别的好处：前门上有块漂亮的镜子，大厅里有盏烛灯。约翰·韦斯利说那个暗格许是在壁炉里。

“你们不许进去，”柏利说，“你们根本不知道那里面住的是什么人。”

“你们在前面跟人说话，我绕到后门从窗子跳进去。”约翰·韦斯利出了个主意。

“我们都待在车上不下去。”他母亲说。

他们拐上了那条土路，车子颠簸不止，淡红色的尘土四下飞扬。老太太想起，那个时候都是土路，一天只能走上三十英里地。这条土路起起伏伏，冷不丁还有水洼。路基不结实，有的地方直冲到沟渠里去。他们一会儿在坡顶上，下面方圆几英里都是树木绿油油的树冠，一会儿又到了红土坑里，上方的树木布满尘土。

“那个地方最好马上就到，”柏利说，“不然我要掉头了。”

这条路似乎成年累月都没人走过。

“不远了。”老太太说，说话间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来。她臊得满脸通红，双眼发直，双脚一撑，碰翻了角落里的旅行袋。旅行袋一晃，遮住篮子的报纸下噉的一声窜出了猫咪皮迪·西恩，直跳到了柏利的肩膀上。

孩子们被从座位上重重地拽了下来，母亲紧紧抱着宝宝从车门里飞了出去，摔在地上，老妇人被抛到了前排。车子翻了个个儿，冲进了路边的沟渠，左半边车身陷了下去。柏利和那只猫还在驾驶座上。满身灰条纹的猫咪生着张白色的大脸和一个橙色的鼻子，仿佛一只毛毛虫贴在柏利的脖子上。

孩子们一发现自己的手脚还能动，就爬出车子，大叫：“我们出车祸了！”老太太蜷在仪表盘下，希望自己受了伤，这样柏利就不会马上冲她发火了。车祸发生前，她那个可怕的念头是：那幢她记得那么真切的老屋不在佐治亚而在田纳西。

柏利用双手把脖子上的猫扯下来，向窗外一棵松树的树干狠狠扔了过去。然后他下车去找孩子妈：她背靠干涸的红土沟的沟壁坐着，抱着那个哇哇大哭的娃娃，她只脸上被划伤了一道口子，扭伤了一边肩膀。“我们出车祸了！”孩子们尖叫着，声音里有阵狂喜。

“可惜一个人都没死。”朱恩·斯塔失望地说，老太太正从车里一瘸一拐地出来，帽子还搭在脑袋上，但前面的帽檐撕破了，俏皮地翘起来，那束紫罗兰也歪到了一边。除了那两个孩